





門 1 普 4
621
8

轉 注 由 義 考

夷	叢	齋
𠂔	齋	學

轉注古義考

嘉定曹仁虎纂

六書中惟轉注之義古來說者判不相合約有數家

自許慎說文以考

說文从老省丂聲案凡字老說文

匕為老言須髮變白也案老字篆

文作𠂔中从人上从毛下从匕為轉注衛恒書勢

謂轉注者以老為齋

即壽字篆文作

齋上从老省考也其意該而

語簡惟於說文考老之外添舉齋字以見義徐鍇說

文繫傳謂人毛匕為老齋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

受意於老轉相傳注謂之轉注又謂老之別名有齋

者母也訓詁者子也凡六書皆當有訓詁豈獨轉注
一種爲然今乃以後起之訓詁配五書之本位于義
既屬未安况考之訓老老之訓考爲許氏之文故謂
之說文解字而六書在周初已有定名案衛恒書勢
曰黃帝始作
書契字有六義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顧野王
玉篇表曰庖犧始成八卦倉頡肇創六文是造字之
初卽有六亦未可以漢儒之箋釋爲造書之本旨也
且攷說文之言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本從字首之
相同者而言今卽以考老互訓之例推之如福字訓
祐祐字訓福而凡祿祉之與福同意者卽以福訓之

咽字訓嗑嗑字訓咽而凡喉噲之與咽同意者卽以
咽訓之遇字訓逢逢字訓遇而凡遭邁之與遇同意
者卽以遇訓之憂字訓愁愁字訓憂而凡恹憒之與
憂同意者卽以憂訓之凡若此類似有合於同意相
受之說若踰越之互相訓待埃之互相訓問訊之互
相訓謹慎之互相訓明照之互相訓始初之互相訓
又獨非同意乎然部首各別字類各殊顯與說文建
類一首之語相背矣蓋轉相爲注者乃造字之義而
非解字之文若專以互相訓爲轉注施之考老二字

說似可通施之他字而已室卽以老字之部而論考
可訓老老可訓考而耆亦訓老勢不能於老之下再
訓爲耆是可以謂之注而不可謂之轉也推之耆耆
耆諸字益復格而難通矣鄭樵之論轉注就說文而
復以己意推廣之分爲四類其前一類曰建類主義
曰建類主聲大率從建類一首立論其後二類曰互
體別聲曰互體別義大率從左右相注立論此亦從
字形以論轉注者也其前一類能宗建類一首之語
以求轉注較之諸家之說自爲有據惟中多雜入諧

聲之字未盡精審其後二類以一字之結體或左右
易位或上下易位各自有義卽爲轉注雖非沿左回
右轉之說然多混入會意衡以考老之例非轉注之
本義矣其於考老之說近是而非者若戴侗周伯琦
之論轉注則專主於字形謂因文而轉注之然如所
列側山爲阜卽阜字反人爲匕音比與音化者別音比皆篆文作匕音化者篆
文作反欠爲兒音既反子爲去音突反止爲而反正爲乏
之類本在會意之屬豈可移以當轉注乎楊桓劉泰
之論轉注則兼主於字義以爲二文三文四文轉相

注以成一字使人繹之而自曉其義然合文成字之義卽鄭樵所謂三體會意趙古則所謂三四五體會意而乃以之當轉注又將置會意於何地耶其不從考老之說者如張有毛晃趙古則王應電吳元滿諸家之論轉注又但主於字音以為展轉其聲而注為他字之用其大指以一字而同聲別義者為假借一字而轉聲別義者卽為轉注後儒多從之然卽以令長兩字而論號令之令與令善之令皆去聲同聲別義也使令之令平聲則轉聲別義也於假借與轉注果何

所屬乎長短之長與久長之長皆平聲同聲別義也長

幼之長上聲則轉聲別義也於假借與轉注果何所屬

乎此必不可通之說也楊慎作轉注古音略極論轉

注為文字之變而推之於雙聲叶音並直指鄭樵為

謬其論似為辯矣而主於轉音之說則發端已誤以

之論通韻叶韻則可以之論轉注則非矣蓋轉聲之

說卽說文所謂令長已包於假借之中今乃移假借

之義作轉注之義明與說文相背固未可為訓也至

於趙宦光著說文長箋於說文考老之說又出乎諸

家所論之外其論轉注自以為能守漢義所言近是矣乃惟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為轉注尙未為盡合即如耆耆耆等字與考老並為轉注衛恒徐鍇輩已言之宦光以同聲者為轉注轉聲者為諧聲故但以考考与考字為轉注而耆耆耆考与耆耆耆字皆為諧聲不得為轉注豈唐以前相傳之說皆不足憑乎且轉注與諧聲之辨本不在轉聲與不轉聲若以諧聲中之同聲者皆為轉注則是江河工與江可與河皆轉聲之類為諧聲而瀟湘蕭與瀟相與湘皆同聲之類將為轉注矣

又豈可訓乎蓋宦光之說謂考老者乃以考注老而非以老注考與考同聲故得為轉注而老部所領之字皆諧聲也夫考字與老字在說文並為部首考字入於老部而不入於考部則老字為建類之首明矣以老為母注之為考即從考得聲凡同聲轉聲而皆得聲也而仍合於老義則所謂同意相受也若論考老而先違說文之部首已與建類一首之語不合而諸誤皆因之矣是亦不可從也此數說者或以為左右成文則偏主於形體或以為彼此互釋則偏主於訓義或以

會意中之反體者為轉注或以會意中之合體者為轉注而已與會意相混或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為轉注而已與諧聲相混或以假借中之轉聲者為轉注而又與假借相混皆未合轉注之本旨然此乃後人持論之岐出而要未可以為說文之咎也夫說文考老之說最為古義晉唐諸儒皆遵守之而無有異說然則欲定轉注之義仍當以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既曰建類一首則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異者非轉注也既曰同意相受則必其字義

之相合而字義殊者非轉注也說文於轉注特舉考老以起例而考字從丂得聲則必其字音之相近而字音別者非轉注也故轉注近乎會意而與會意不同轉注者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義如以老凡字首皆在老部說文謂之老省合丂為考而考字仍與老字同義以老合𠂔音疇為耆而耆字仍與老字同義推之以老合毛為毫而毫字亦即老字之義以老合旨為耆而耆字亦即老字之義以老合占為耆而耆字仍有老字之義以老合占為耆而耆字仍有老字之義會意者以

此合彼而各自為義如止戈為武而武字已非止字之義人言為信而信字已非人字之義此轉注與會意之分也轉注又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轉注者彼與此本屬同意如𠂔字本有氣礙之象老人之噀噀似之故以老合𠂔為考从𠂔得聲而仍與老同義

𠂔字 說文𠂔从𠂔聲而說文但有𠂔字从口𠂔又聲訓誰也別無𠂔字爾雅釋鳥及周禮染人註有𠂔字爾雅𠂔音儔周禮註𠂔為直劉反劉音壽徐音酬張參五經文字𠂔為文牛反皆但作雉名而不詳𠂔字之本義惟說文𠂔字从𠂔从田象耕屈之形本又以𠂔即𠂔之省文而不別立𠂔字据繫傳有之本有屈曲之象老人之偃僂似之故以老合𠂔為耄从

𠂔得聲而仍與老同義推之毛為眉髮之義與老人之頭白有合故以老合毛為耄 釋名七十曰耄頭从毛得聲而即从老得義旨有意指之義與老人之指使有合故以老合旨為耆 曲禮六十曰耆指使釋名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也从旨得聲而即从老得義老人面黎若均 同垢故以老合句為耇 說文耇老人面凍黎若垢从老省句聲 从句得聲而亦从老得義老人面斑如黥故以老合占為耆 說文耆老人面如黥也从老省占聲 从占得聲而亦从老得義耆諸聲者彼與此一主義而一主聲如水合工為江工字本無水義而

但取其聲以水合可爲河可字本無水義而但取其聲此轉注與諧聲之分也至於以轉注爲轉音尤易惑人蓋轉注又近於假借而與假借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故耆考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耆考耆耆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耆耆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故令爲號令之令亦爲令善之令又爲使令之令長爲長短之長亦爲久長之長又爲長幼之長此轉注與假借之分也辨其所易混者而轉注之本位自出既與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正合而於衛

恒徐鍇之說俱不至相背矣今約論諸家立說之同異而仍條列其原文於左

漢許慎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案許慎之說爲千古論轉注之祖自宋以前如衛恒徐鍇諸人皆能言其義宋以後多昧焉或混入於會意或混入於諧聲或混入於假借各自成書而反詆說文之非以自申其說其誤不待言矣近世又有執訓詁以論轉注者謂說文考字下訓老也老字下訓考也互相爲訓卽爲轉注自謂能遵

說文不知六書皆有訓詁徒執許氏之注解以配六書之一是亦臆說也夫唐人之誤惟左回右轉之說學者易知其非後儒異說紛起皆未曾體翫於許氏原文者也然則欲求轉注之本義仍當卽考老二字求之卽考老二字而復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若考字之下从𠂔𠂔音攷苦浩舒出𠂔疑於一也人皆知之矣但言老字之下从匕匕音化呼也跨切說文變也从倒人猶知其偏而不知其全也說文老字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蓋老字篆文作𠂔中从

人上从毛下从匕必合二義而成一字故老字爲部首而後以老說文凡老之屬皆从老字首从𠂔者謂之老省合𠂔爲考說文老也从老省𠂔聲从𠂔得聲而仍與老同義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後儒但以老字下从匕與考字下从𠂔相對而言遂以考字从𠂔得聲而老字不从匕得聲疑說文自亂其例者不知老字原兼人毛匕三義从人从毛而未合匕則猶未成乎其爲老字也老字既爲建首凡由老義轉注者原不妨从老省文而爲𠂔而當造字之始則必合三義

而後成也今就說文考老論之考字與老同義則論轉注者自不能離乎意考字从丂得聲則論轉注者自不能離乎聲故轉注近乎會意而與會意不同轉注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也惟其不能離乎意與聲故後儒之論轉注者或竟與會意諧聲相混則毫釐千里之失也若轉注之與假借判然不同後儒混入之者尤無義理則又惑於轉聲之說非誤於意而誤於聲也果能體翫於許氏原文而字字求其相合則轉注之義自明轉注明而

六書之全義俱明凡諸家臆說可不辯而自息矣又案趙宦光謂說文考老二字序文引作轉注而本訓釋文老从人毛匕考从老省丂聲是老乃會意考則諧聲一人之書自相矛盾不知老字本爲部首與考字乃流行而非對待之體造字之始先有老字由老字轉注之而後考字及耆耄等字出焉則說文原未嘗自相矛盾也宦光又謂說文考老者猶言考之注老簡文也後人讀建類一首句遂以从老爲建首而展轉其下爲考淺陋不成

章其所言皆似是而非夫宦光所著說文長箋本
遵守說文而于轉注之義仍未能盡合其所論考
老重考字而不重老字謂以万注老而非以老注
万竟似不从老爲建首者其說總誤於以同聲者
爲轉注而轉聲者爲諧聲也蓋考字與万同聲而
老部所收諸字若耆之與鬯耆之與旨耄之與至
皆轉聲而非同聲故宦光但以爲諧聲不以爲轉
注而實非轉注之正解說文既以老字爲部首考
字亦入於老部而不入於万部

万字亦部首

則是老爲

母而考爲子明矣其爲以老注考固不待言觀衛
恒所舉耆考字而曰以老爲耆考徐鍇所舉耆耄
等字而曰受意於老可見以老注万並非以万注
老自唐以前皆無異論而宦光則未免曲說也
晉衛恒曰轉注考老是也以老爲耆

即壽字篆文作
壽上从老省

考也

案衛恒卽主考老之說復於考老之外添舉耆字
趙宦光謂衛氏去古未遠能以一句釋轉注本指
猶言以老字爲耆考之轉注也

唐賈公彥曰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
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

案賈公彥亦主考老之說特其所稱左右相注者
未曾詳舉其義既曰文意相受則是字義之相注
而非字形之相注也後人專求之字形故左回右
轉之說皆從此誤趙宦光謂賈氏所稱左右者簡
文也通上下內外而言之

裴務齊曰考字左回老字右轉

案左回右轉之說見裴務齊切韻若郭忠恕佩觿

毛晃增修禮部韻略皆論及之務齊爲唐孫愐後
增加唐韻字數之人其時雖已改名唐韻而實卽
切韻之本故亦得稱切韻也徐鍇曰今之俗說謂
丂左回爲考右回爲老此乃委巷之言且又考老
之字不皆從丂丂音考老从匕音化也郭忠恕曰
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其野言有如此者毛晃曰老
字下从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考反丂爲𠂔音呵
各自成文非反匕爲丂也蓋左回右轉之說起於
唐人至宋初已知其非矣今所傳宋廣韻卷後列

六書六曰轉注左轉為考右轉為老是也蓋仍唐韻之舊文尙未之改耳

南唐徐鍇曰轉注者屬類成字而復於偏旁加訓博喻近譬故為轉注人毛匕為老耆耄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義近形聲而有異焉賈公彥曰諧聲者即形聲一也說文本作形聲趙宦光謂對聲而言形猶平上去三聲對仄而言平因名混象形故改形曰諧後世從之所以別嫌也今案鄭司農周禮註已作諧聲鄭眾尙在許慎之前未必本名形聲而後始改為諧聲也形聲江河不同灘濕各異轉注考老實同妙好無隔此其分也

案徐鍇亦主考老之說復添舉耆耄字趙宦光

謂老部所領皆形聲即諧聲也此引三字並非是夫

耆耄與考字本屬一類宦光以考字為轉注而

不以耆耄為轉注者蓋以考與考同聲故為轉

注耆耄皆轉聲故但為諧聲也不知轉注與諧

聲之別原不因乎同聲與轉聲宦光欲自申其說

故并說文轉注之老字而疑之且顯與衛恒徐鍇

之說相背其謬可知矣惟徐氏以妙好與考老對

舉其意殆以妙好二字亦為轉注也今攷說文但

有紗字而無妙字

說文紗字入弦部註急戾也从弦省少聲

無從見造

字之本義張有復古編紗字下添註一曰精微也

別作妙非玉篇別於么部收紗字

註急戾也

而於玄部

收紗字註今作妙廣韻則謂紗與妙同集韻則謂

紗與妙同蓋妙之為言精微也少字既有微細之

義以女合少即从少得聲而為妙揆諸同意相受

之說誠屬可通至於好之為言美也子為男子之

美稱以女合子而為好从子取義而不能从子得

聲故但可謂之會意

說文好字註作會意

而不得謂之轉注

也

又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如老之別名有

耆有耄有壽有耇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

說文作子承老也

此等字皆以老為首而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轉注之

言若水之出源分岐別派為江為漢各受其名而本

同於一水也又若醫家之言病症言氣轉相染注也

案徐鍇論轉注若水之出源若醫之言病兩喻足

為轉注之明證知後人執訓詁為轉注者皆無稽

之說也

賈公彥曰左右相注雖未詳言其義然曰左右相注而不曰彼此相注則其非注釋

專注古義考

五忍庵校本

之注可知惟徐氏既知轉注與諧聲義近而異其所列
耆耄耄耄耄諸字則誠是矣孝字从子取義而不
能從子得聲似亦當會意而非轉注也

又曰形聲即諧聲者形體不相遠不可以別故以聲配

之為分異若江河同從水松栢皆從木有此形也然
後諧其聲以別之江河可以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
之江河松栢可以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栢故
散言之曰形聲案以上皆專論諧聲下文始論轉注總言之曰轉注謂
耆耄耄耄耄皆老也凡五字試依爾雅之類言之如謂

爾雅之例初哉首基等字皆始也耆耄耄耄耄耄也又耆耄耄耄耄耄

可同謂之老老亦可同謂之耆往來皆通故曰轉注
總而言之也大凡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相類象形實

而指事虛形聲即諧聲會意相類形聲實而會意虛轉

注則形事謂象形指事之別然立字之始類於形聲而訓

釋之義此訓釋猶言取義也與後人就訓詁以求轉注者異與假借為對假借

則一字數用轉注則一義數文凡六書為三耦也

案轉注之說自徐鍇以前猶為近古故皆遵守說
文考老之義徐氏發明轉注最為精當其論諧聲

則江河可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轉注則
 耆耆耄耄者可同謂之老老亦可同謂之耆此轉
 注之異於諧聲也其論假借則一字數用轉注則
 一義數文此轉注之異於假借也其論會意則無
 形無勢而取義垂訓謂如武信之類無形可象惟取止戈人言之義以垂訓
 轉注則屬類成字謂如老字合人毛匕而成而復於偏旁加訓
 偏旁者合左右上下言之謂如博喻近譬謂如耆老字合丂為考合鬲為耆之類
 人面若垢者字象老人面如點之類此轉注之異於會意也必合此
 三者論之而轉注之道始全亦惟合此三者論之

而後與五書相配而各不相混後儒之言轉注者
 多混入諧聲假借會意二類皆未嘗深體乎徐氏
 之說也

宋張有曰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用也如其
 無少長之類

又曰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
 案張有之論轉注謂展轉其聲為他字之用蓋以
 一字而異聲別義者為轉注同聲別義者為假借
 始與漢唐諸儒異其所舉其無少長等字蓋因說

文有箕

篆文作箕古文作

及字而無其字以

其簸揚未定故借為其然之詞又說文無

篆文作

日豐

字本上聲即尚書庶草繁廡之廡

說文引書本作庶草

繁若有無之無

篆文作無說文曰无也

屬平聲者下從无字

自李斯書碑諱无故借豐義之無為有無之無至

少字為多之對本上聲借為去聲老少之少長字

為短之對本平聲借為上聲長幼之長其實即六

書中假借之義非轉注之本旨也

少長之長即說文令長之長本

假借

正解蓋說文既曰建類一首則必其同部而各自

為字者也既曰同意相受則必其同意而各自為

文者也趙宦光謂其無少長四字並轉聲假借非

轉注也凡借有同聲轉聲二類自張氏分轉聲之

借為轉注後世多惑其說矣宦光於說文之學未

能盡合而其指摘張氏之處頗當

毛晃曰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

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衛常

本作

恒避真宗

諱稱常書勢云轉注考老是也裴務齊切韻云考

字左回老字右轉其說皆非

案毛晃亦以轉聲假借之字爲轉注其說與張有同故以衛恒裴務齊所言爲非其實兩家之說又自不同裴務齊之誤在於左回右轉而不在遵用考老若衛恒但述說文考老之語原未嘗誤也

鄭樵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義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

又曰諧聲轉注一也役他爲諧聲役已爲轉注轉注也者正其大而轉其小正其正而轉其偏者也

案鄭樵所謂役他役已義不甚顯趙宦光謂他者

聲也已者義也蓋諧聲與轉注皆必合彼此兩體爲字役他者從彼字之聲而用此字之義役已者通此字之義以合彼字之聲老爲大而正考爲小

而偏受意於老注之爲考而轉注之道得矣趙宦光謂

考爲大而正老爲小而偏與鄭說異乃趙氏之誤

又曰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爲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爲主而轉其母又曰諧聲轉注皆以聲別聲異而義異者曰互體別聲義異而聲不異者曰互體別義

案鄭樵所分轉注四類日建類主義轉注列字凡五十日建類主聲轉注列字凡二十日互體別聲轉注列字凡二百五十四日互體別義轉注列字凡四十八其前二類約從建類一首立論舉老部履部癩部首音蔑曹部允音汪籛籛字從之鄭氏又引籛字即籛之譌復字部及弦紗蠶部諸字為例皆取說文建類之相同者而其中亦互有出入如八四六為數目之本字式式乃一二三字之別體皆非轉注鳳為象形字鳳乃皇字之俗體又籛籛與飢飢必兩字

連舉而其義始見籛籛者能不能行為人所引也飢飢者不安也即不得

謂之轉注至於耀字從耀音挑得聲而耀字從入得

聲音含字從弓音領得聲而音合字從合得聲音斯

字從厂音曳得聲而扁字從扁得聲皆可謂之諧聲

不可謂之轉注也其後二類約從左右相注立論

然其中所引如杲說文入木部東說文部首字

字當為會意類如樂說文心部但有樂字註梳玉

名等字當為諧聲類蓋不能盡合於說文之本義

矣

元楊桓曰轉注者象形會意之文不足以備其文章
言語變通之用故必須二文三文四文轉相注釋以
成一字使人繹之而自曉其所爲所用之義故謂之
轉注

又曰轉注者承指事而作也指事之體由會意之變
而生轉注又生於指事之變也故指事之初或直指
其事或形指形或意指意或形意互相指轉注已兆
于斯又以二文三文共指其一形一意而轉注之體
所由著也然轉注之作雖承乎指事其旨則實不出

乎會意蓋由會意之意止能因其象形而見之若夫
天地之間萬有之意固非一象形之動變所能盡者
苟不並累衆文互轉以成注其意何由而足故轉注
之制或二文成一字或三文成一字或四文成一字
四文又不足又取已集成字者襍其文而用之意足
而後止也

案楊桓之說以二文三文四文之義合而成字者
卽爲轉注又與諸儒異此亦會意中之一類未可
以論轉注

劉泰曰轉注者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字轉相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賢之類聖从耳从口从丌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中丌則人在士上聖又士之大者賢从臣从寸从寶省以其臣有守賢字古文或作勛及敝从臣从寸寸者法度也守字即从寸取義故云其臣有守則國之寶也

案說文聖字訓通也从耳从呈聲賢字訓多才也

从貝从叚音愷說文曰古文以爲賢字聲皆當爲諧聲字劉泰

之說以从耳从口从丌爲聖从臣从寸从寶字省文爲賢與說文互異而義可通亦當爲會意字與

轉注不合其誤與楊桓略同

戴侗曰何謂轉注因文而轉注之側山爲阜即阜字篆文作

自反人爲匕音比與音化者別篆文作匕反欠爲𠂔音既篆文作𠂔

故反𠂔反子爲𠂔音突篆文作𠂔之類是也

案戴侗之說專以字形之反正倒側各自成義者而言此亦會意之屬以之當轉注誤矣

周伯琦曰轉注者聲有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焉

而篆文作𠂔故反𠂔爲𠂔篆文作𠂔故反𠂔爲𠂔是也

案周伯琦亦以字之變體爲轉注其誤與戴侗同

明趙古則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為三聲用者有三轉為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之法則與造諸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轉正音者有轉旁音者有惟取其書而轉者其別有五曰因義轉注者如惡本善惡之惡以其惡也則可惡去聲故轉為憎惡之惡齊本齊一之齊以其齊也則如齊齊同故轉為齊莊之齊此其類也曰無義轉注者如荷本蓮荷之荷而轉為負荷

之荷去聲雅木烏雅之雅鴉同而轉為風雅之雅上聲此其

類也曰因轉而轉者如長本長短之長長則物莫先

焉故轉為長幼之長上聲長則有餘故又轉為長物之

長去聲行本行止之行行則有蹤迹故轉為德行之行

去聲行則有次序故又轉為行列之行杭音又為行行論

語子路行如也之行析音此其類也此三者謂之託生又

有二用曰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如朋去聲古鳳字

羣鳥從之故借皇之朋即鳴朋之朋平聲皆象其飛形

以爲朋黨字枳枋同枳枋之枳補訝切音霸收麥之器白加切音肥又

又木名

此卽枇杷之杷

樂器之枇杷

釋名本從木俗作琵琶

皆得从木

以定意从巴以諧聲此其類也是謂反生又有兼用
 曰假借而轉注者如來乃來牟之來既借爲往來之
 來又轉爲勞來之來去聲風乃風蟲之風既借爲吹噓
 之風又轉爲風刺之風去聲此其類也又有方音叶音
 不在轉注例者如聯袂之袂陟衛切南方之人則有
 株列切兄弟之兄呼庸切東吳之人則有呼榮切上
 下之下讀如華夏押於語韻則音如戶明諒之明讀
 如姓名押於陽韻則音如芒凡此之類不能悉載若

夫衰有四音齊有五音不有六音從有七音差有八
 音射有九音辟有十一音之類或主意義或無意義
 然轉聲而無意義者多矣學者引伸觸類而通其餘
 可也自許叔重以來以同意相受考老字爲轉注康
 成以之而解經漁仲以之而成略遂失轉注之本旨
 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爲轉注近世程端禮
 有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借聲之說惜通不能立例論
 無攸定余故不得不爲之詳辨也今夫老字从人从
 毛从匕耆人之毛化而白則爲老會意字也考耆老

也故從老省定意从丂者諧聲字也初非以老字轉而爲考也又若耆耆考耆孝耄六字皆从老省以爲意从旨句勿占至以爲聲孝則从子承父道而爲會意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

案趙古則從張有轉聲之說復多爲之條目未嘗不極其強辯然所言終屬假借之義非轉注之本旨卽以轉聲而論如頁何之何說文作何訓儋也本平聲借爲誰何之何乃以爲蓮荷之轉聲行之讀如杭本古音也乃以爲轉音下之讀如戶明之

讀如芒亦古音也乃以爲叶音殺之入屑韻本正音也乃以爲南方之音兄之入庚韻亦正音也其或呼爲匈者乃近代俗音字書皆不收之乃反以庚韻者爲東吳之音皆臆說也至於考老之說最爲近古古則欲自申其說故從而詆之亦未可爲據趙宦光謂許氏明言假借者本無其字又言令長是也而於轉注但引考老何嘗並言無字乎既有成書毋得自用搗謙不能爲考老辨釋疑義乃惑於前人成說謬以令長敝轉注又強爲之說以

自飾其迷不知許氏說具在何可妄也宦光所言頗能切中搗謙諸家著書之病

楊慎曰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

假借轉注是也

案漢書原文轉注本在假借前楊氏誤引作假借轉注

六書以

十分計之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畧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為難明周禮注云一

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

此作彼為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考老

各自成文非反考為老王栢亦以考老之訓為非蕭

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為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

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

案一字數義為轉注

其說始於宋之張有及毛晃並不見於周禮注在毛晃之言曰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益毛氏自申其議論如此楊氏用其說而不察其文義遂直以為周禮注之可正考老之謬矣

又易說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

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九音辟有十
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又曰假借者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
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
假借轉注者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
頓而爲爾雅敦止之敦又轉音對而爲周禮玉敦之
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鄰或宋或吳各
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浦爲澗各有名字矣是
奚可同哉

案楊慎主轉聲之說故以一字數音者爲轉注一
音數義者爲假借亦與說文不合蓋一字數音與
一音數義雖有轉聲同聲之分其實皆假借也至
於楊氏轉注古音略一書專就異音之字分屬之
叶韻而證以經史諸書以爲卽古之所謂轉注者
其實不過用張有之說而加汎濫焉乃叶韻之音
義而無當於轉注之本旨也其書謂之轉注古音
則稱名已誤而其他可勿論矣

陸深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爲別字令長之類是也

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

案陸深之說亦主轉音其誤與張有同以說文所釋假借之令長二字移於轉注而別舉能朋二字屬之假借

王應電曰轉注者聲出於天或有餘焉或不足焉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合為一聲不能聲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為數聲轉注之謂之轉注

案王應電以一字數聲為轉注其誤亦與張有同朱謀埠曰轉注因諧以廣音南北殊聲平仄異讀謨

轉慕莫之類

案朱謀埠之說近於四聲等韻之學與轉聲之說相似而又小異焉蓋張有趙古則之說就一字而轉其音義朱氏之說則轉其音義而各自為字然亦非轉注也

張位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可通用也如長久長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為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有為長物之長如行止行字行則有蹤迹故又為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又為周行之行如數目數

字有數則可數故爲數往之數有數則密故又爲疎
數之數又音促數畧亦密矣又有本其意特轉聲用
之者如以女妻人爲妻之類是也

案張位全用趙古則之說其所舉長字行字卽古
則書中之語而畧加添綴其誤與趙古則同

吳元滿曰轉注者假借不足故轉聲以演義因形事
意聲四體展轉聲音注釋爲他義之用故曰轉注有
轉聲注釋別義有轉聲但取叶韻有轉本音注釋他
義有轉別音注釋他義有別音注義有別音叶韻有

轉而復轉有雙聲並轉有因轉復借其正生者四種
一曰轉聲注義二曰轉聲叶韻三曰本音注義四曰
轉音注義其變生者四種一曰別音注意二曰別音
叶韻三曰轉而復轉四曰雙聲並轉其兼生者一種
曰因轉復轉以此九類推測而轉注之義盡矣

案吳元滿亦宗趙古則之說而復參以己見分門
別類總不離乎假借也其誤亦與趙古則同

焦竑曰趙古則論轉注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
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漈之膏肓而

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旁音趙氏原書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蓋轉注為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旁音協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為轉注則當為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乎

案焦竑亦主轉聲之說故以趙古則所論為能起叔重之廢疾均未能知叔重者也

甘雨曰假借非本字也轉注非本音也古韻某字轉音某自本音而翻得之即轉注之義或本韻一字有

二三出者轉音不同取義亦別故不厭重複

案甘雨以轉音為轉注亦即趙古則之說

趙宦光曰轉注者聲意共用也取其字就其聲注以

他字而義始顯如𠂔字象氣即氣之本字難上出之形而

老人鯁噎似之于是取老字省其下體以注于𠂔上而義始足也

又曰同聲者為轉注如考同𠂔之類轉聲者為諧聲

如耆諧句耆諧占之類非聲者為會意如孝从老子耆从老旨之類

又曰轉注之體大類形聲即諧聲轉注同聲形聲異聲

此二書之分而其初絕然不混也但須毋離所引考老二字本旨則不倍古人矣

又曰撝謙諸家多以假借之轉聲者為轉注余以諧聲之不轉聲者為轉注二說相持孰為得失是不難許氏有成案在也論假借則曰令長是矣論轉注則曰考老是矣故余之所是許氏亦是之撝謙之所是許氏必非之余不敢自信信許氏爾不信許氏信漢故義爾

案趙宦光之說以諧聲中之同聲者為轉注而轉聲者為諧聲又與諸儒異其所論考老之為轉注是也其所論耆者之為諧聲非也且即如趙氏之說謂耆字諧句耆字諧占今攷說文耆字訓老人面凍黎若垢也从老省句聲是耆字之句乃从垢垢字亦省本與耆同聲說文耆字訓老人面如點也从老省占聲是耆字之占乃从點省本與耆同聲皆非轉聲也又說文耆字訓老也从老省旨聲是旨之與耆乃平上之通亦不得謂之非聲也皆

未可為據。宦光本尊信說文而於考老二字以為
万之注老非老之注万遂以老部所領諸字皆非
轉注不知說文考字本即老部所領而非万部所
領。趙氏論考老而先背說文建類一首之語無怪
乎終與說文不能盡合也。

方以智曰：自漁仲乃明假借之用，為謙用修與弱侯
乃明轉注之用，而凡夫復主权重考老之說，以諧聲
之偏旁為轉注。趙宦光以諧聲字之同聲者為轉注，非偏旁也。拘矣。

案方以智亦主趙古，則楊慎、焦竑之說，故以趙宦

光之遵守說文為非，不知考老之說原不可易。宦
光惟信之未全，是以不能無誤耳。

國朝顧炎武曰：凡上去入之字，各有一聲或三聲四
聲，可遞轉而上，同以至於平。古人謂之轉注。

案顧炎武音論所列六書轉注之解，亦載張有毛
晃趙古則楊慎諸家之說。蓋顧氏本推論古音，故
有取於轉聲之義。其實轉注為字書之學，轉聲為
音韻之學，原不能強同。執音韻以論轉注，失六書
之本旨矣。至顧氏又謂先儒兩聲各義之說為不

盡然是於諸家轉聲之說亦未之全信也

潘耒曰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義或無異義此卽轉注假借之法

案潘耒亦主轉聲之說其所云一字數音而有異義卽古假借之法而張有趙古則輩誤以之當轉注者其所云一字數音而無異義則自爲音韻之學均非轉注也

邵長蘅曰六書始於象形終於轉注許氏說文以考老爲轉注後世因之宋毛氏乃斥考老爲非其說謂

老从匕考从丂各自成文非反匕爲丂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耳趙氏六書本義有備論轉注流別有五而足以方音叶音其說逾備明楊升菴慎取其說著轉注古音略五卷其博采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及論旁音叶音雖不無好奇之過而亦實有補才老所未備者一書蓋古韻之權輿也

案邵長蘅亦以轉聲爲轉注故極推趙古則楊慎兩家之說而究非六書轉注之正義至謂六書始

於象形終於轉注不知自宋以前皆未嘗以轉注居末也攷六書之次序鄭康成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說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賈公彥周禮疏因之班固漢書藝文志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顏師古漢書注因之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亦同許慎說文解事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衛恆書勢因之徐鍇之說文繫傳則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其書本以宗

述說文其敘次則不從說文而從漢書藝文志後世爲說文之學者趙宦光之說文長箋用說文解字六書之次序周伯琦之說文字源用說文繫傳六書之次序其以轉注居假借之前則同也鄭樵六書畧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與漢志同而四轉注五諧聲六假借又自微異楊桓劉泰則一象形二會意三指事戴侗則一指事二象形三會意而四轉注五諧聲六假借則同此皆以轉注居諧聲之前者也惟宋大中祥符間重修廣韻卷後所列

六書次序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指事五假借
六轉注張有則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
假借六轉注始移轉注於假借之後明之趙古則
楊慎吳元滿皆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
爲次蓋轉聲之說起於宋時其意謂假借不足而
後轉聲以演義故以之居六書之末旣紊六書之
部位而又與轉注之本義不合未可從也

轉注古義考

長洲張炳翔校

右轉注古義攷一卷嘉定曹習庵先生箸先生字來
應乾隆辛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提督廣東學政少
與王述庵吳企晉趙璞函諸君唱和所刻流傳海舶
日本使臣以餅金購之入詞館後每遇大典禮應奉
文字均出其手著有宛委山房集詠典堂集習庵詩
藁刻燭集炙硯集轅韶集鳴春集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考等書是書因轉注之說許君子自敘言之而全
書遂未一及卽考老之下亦未詳言于是後人聚訟
漸多凡說乃歷引古今之言轉注者凡二十五家首

爲總論洋洋二千餘言後復條列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博稽詳辨頗爲明晰然自戴東原發爲互訓之說自謂二千季後獨得許君失傳之秘而段氏玉裁吳氏穎芳王氏筠廷氏鶴壽俱宗之而不知有乘建類一首之旨適滋後人之攻擊而究其所以致誤之由亦不過以流注之注而誤爲注釋之注耳先生是攷辨後人之異說明許君之本誼于許書甚屬有功其後德清許氏宗彥當塗夏氏忻吳縣江氏聲鈕氏樹玉皆宗先生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近世湘鄉曾文正

公謂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母字之形雖不全而屬從之字意可相受如老字省耂匕字可知考耆等字之意从老而來推之犛爨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又聞之吾鄉吳憲齋太僕云指事象形皆母字而獨體形聲會意轉注皆子字而合體半形半聲爲形聲半義半聲爲轉注形聲以形相从轉注以義相从以義相从者或類或不類或同意而同訓或同意而異訓其義輾轉相生皆从建首系聯而下故有以部首爲訓

者有與部首同訓者或互訓或異訓而同意皆同意而轉注也有同部而遞相訓者有與部首異訓而意亦相承者有與部首若不相類者亦同意相受之例也又有與形聲相類而實轉注者此輾轉相生而得義尤轉注之顯者也之二說者亦與曹氏不相謀而若合符節其推類以言較曹氏意義尤爲周而明暢正可互相發明他若孔氏廣居王氏鳴盛朱氏駿聲諸說或襍形聲或混會意或近段借均非篤論他日擬集諸家之說別爲備攷以補先生所未及茲就所

見撮其大畧於此以當息壤云甲申元夕長洲後學
張炳翔書于儀許廬

